

4.23 世界读书日

# 春光作伴好读书

巴金先生说:“多读书,多认识人,多了解人会扩大你的眼界,会使你变得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阅读应该走进日常,与生命常相伴。世界读书日在春天,是一种提示,读书也是一种播种,不负春光,手捧书卷,让文字滋养心灵。——编者

## 是什么让文学长上翅膀,带来飞翔的幻想? 关于阅读的一点感想

◆ 杨扬



剧中构建起来,让普通读者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现代戏剧有今天,导演艺术功不可没。没有导演的戏剧艺术,基本上是前现代戏剧。现代戏剧得以快速发展,与导演艺术的崛起有关。至于后现代戏剧,离不开导演剧场的概念和舞台实践。《剑桥俄国戏剧史》,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戏剧发展过程,一些重要人物和重要理论的形成过程,尤其是斯坦尼体系以及体系之后的探索。这本论著对包括斯坦尼等戏剧理论家的探索持肯定态度。它让人们看到戏剧艺术其实不只是编剧创作、演员演出和观众观看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不同时代不同戏剧观念的理论建构,是这些观念支配之下的戏剧给舞台艺术带来了新变化。

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将至,我对阅读有一点自己的想法。阅读,不只是读小说、诗歌、散文,还应该包括剧本。以往那些热爱文学的读者,一般都读过莎士比亚戏剧以及中国现代剧作家曹禺、老舍的作品。但是今天的文学读者中,对剧本阅读怀有兴趣的,估计很少了。

杨扬:文学评论家,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前一段时间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我对在座的朋友说,如果今天还是把戏剧划归文学的话,那么,在座的人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阅读剧作的,另一类是不读剧作的。很多对文学怀有热情的当代读者,可能对现代剧作的印象,除了曹禺的《雷雨》《日出》,就是老舍的《茶馆》了,除此之外,基本上已经没有印象了。如果随便拉住一位作家或是评论家问一下,最近读哪些比较好的剧作,估计回答一定是没有读过。所以,在阅读日我想请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如果没有了戏剧作品的阅读,是不是一种欠缺呢?

我估计马上会有读者问,现在还有值得阅读的好剧作吗?我以为是有,尽管不多。结合舞台演出,这两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陈佩斯父子演出的《惊梦》,从编剧角度看,这是一部颇具巧思的剧作。另外,像上戏导演系改编的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虽然读过剧本的人不多,但剧本是有特色的。上海的著名编剧曹路生先生根据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改编的剧作,也是值得阅读的。其他像赵耀民对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的话剧改编,年轻的编剧温方伊对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的改编,他们的文字底本都是可以阅读、回味的,也一定能够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文学体验。曾有剧作家说,戏剧让文学长上翅膀。可能这种飞翔的幻想,是小说阅读、诗歌阅读所难以替代的。

读剧本,可能也要看一点与现代戏剧相关的研究著作。如果说,现代小说发展至今,有很大的变化,那么,戏剧的构成在如今也有很大的变化。不少人对戏剧的最新认知,可能就是斯坦尼、布莱希特或是三大体系等。其实人们对戏剧的认知,也是需要与时俱进,了解一点戏剧知识的新进展。这两年我自己的阅读体验中,有几本书印象比较深。一是法国学者于贝尔的《戏剧理论——从柏拉图到布莱希特》;二是《剑桥戏剧导演导论》;三是《剑桥俄国戏剧史》。

于贝尔是法国著名的戏剧史专家,她从西方戏剧理论流变的视角,揭示了西方戏剧从前现代到后现代的主要理论变化和代表理论。这或许是目前国内最新的一本西方戏剧史论专著。《剑桥戏剧导演导论》最突出的印象是清晰勾勒出戏剧导演以及导演理论是如何在西方戏剧

国内戏剧研究成果,上戏中国话剧研究中心编选的《李健吾研究资料集》上下卷,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它是一本关于戏剧家的研究资料,但又是与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紧密相关的史料汇编,通过其中的文章,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从事戏剧创作、戏剧翻译、戏剧批评和戏剧教育的李健吾先生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大家,以往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和翻译家。另外,北京的戏剧导演王可然的《一切为戏剧——央华戏剧制作人工作方法论》,是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位当代中国导演的戏剧观以及他的工作方法。王可然导演去年将莫言的话剧《鳄鱼》搬上戏剧舞台;同时,他与法国导演合作,将雨果的《悲惨世界》在中法舞台上同时上演。他选择的剧目是比较兼顾文学与戏剧的。

来——如此漫长,如此浓郁。 “如此漫长,如此浓郁”是“黄永玉新作展”的标题,“新作”指的是九十岁以后的绘画。这个巡展二〇二五年四月到了上海,开幕活动有一个环节,《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新版(作家出版社,二〇二五年)分享。文学和绘画相得益彰,在画展上谈文学,我说,黄先生喜欢画“大画”,这部书是黄先生文字作品中最大的“大画”。

黄先生的画,大大小小,尺幅多样,各有各的精彩;九十岁以后,临近百岁还作巨幅,大画家里面也极少见;而且越是巨幅,越是细致入微,一丝不苟。作《无愁河的浪荡汉

子》这文字的巨幅长卷,更是黄先生晚年的头等大事,每天用钢笔在稿纸上写小字,写了十几年,到最后也不见懈怠,笔力未曾衰弱,精气神始终充沛。

在文字里重新活一次,说不准比第一次还要认真、深入,还要饱满、酣畅,还要淋漓尽致,还要清楚明白。

黑妮在分享会上说,有时早上起来,听到父亲在房间里唱歌,就知道他写到高兴的地方了。写到难过

的时候呢?写到愤怒的时候呢?写到凶险的时候呢?我们尽可想象。“爱·怜悯·感恩”,黄永玉用这三个词来总结他的人生感受,这部长篇也正是以这样的核心感受贯穿始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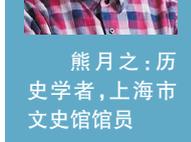
小说的叙述按照“浪荡”的顺序一步一步推进,有时候,黄先生会进来插话,插说后来不同年代的事情,几句,几段,或者几页,说完赶紧退回去,让那“浪荡汉子”继续他的行程。他说,“我不把我塞在纸上,亮在读者眼前的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当作废话,而只算作向你走来时顺手在田坎上采来送你的几枝野花。”

有几次他进来插话,说的是眼前事,写作这部书的事。最后一次,是九十七岁那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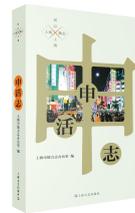
亲爱的读者,我病了,病得不轻。左腿摔断成三截,开刀,装一种名叫“钛”的金属管子;又查出心脏上的小盖盖坏了,要装一枚非常现代化的东西来代替,以免血液不按规矩乱流出来……

## 凸显时代主题,风格严整文字轻快 《申活志》:志苑新葩

◆ 熊月之



熊月之:历史学者,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人,选取咖啡馆、体育馆、图书出版、博物馆、公园、火车站、电影院、百货公司、地铁、城市地标等主题,生动展示了上海社会生活的诸多面相。

“申活志”三字,可以理解为“关于上海生活的小志”,也可以理解为“关于上海鲜活的小志”。“申”,指的是上海,也可作“申述”解,与演讲意通。“志”,凸显方志身份,是其独特性,也是全书的灵魂。地方志内在的系统、准确、权威的品质,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书中所述内容,无论是咖啡的舶来、咖啡之得名、重要咖啡馆的始末、若干名人与咖啡,近代体育之兴起、体育场馆之沿革、上海体育之特色,出版技术之演进、出版机构之众多、出版质量之卓越,还是博物馆、公园、火车站、电影院、百货公司、地铁等机构或事项之介绍,无论是中华古已有之,还是近代传自西洋,均溯其源流,状其全貌,析其特色,信息准确,言之有据。“活”,凸显的是内容贴近市民生活,表达方式灵活。书中所述公园、车站、码头、机场、电影院、百货公司等,都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所述上海沧桑巨变,包括住房、交通、环境、商品供应等方面,都是千家万户切身经历;所述各种城市地标,包括曹杨新村、人民公园、上海展览中心、十六铺客运站、东方明珠塔、陆家嘴金融区、世博园区、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等,联系着上海的昨天与今天,代表了上海城市的形象。这些内容,述以灵动的文字,辅以精美的图片,煞是好看、耐看,加上口袋书的形式,便于携带,既可集中研读,也可零散翻阅。

上海文化具有悠久、繁荣、开放、创新与包容等鲜明特性。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到马桥文化,六千年积淀,诉说着上海地区的悠久历史。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云蒸霞蔚,辉映成趣。

就阐释空间而言,上海文化有如万花筒,可以按照不同的分类,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不同的组合,呈现不同的气象,物质文化(河流、街道、建筑、广场、绿地、公园、雕塑等)、行为文化(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观念文化(文学艺术、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等,一如包罗万象的大花园,春兰秋菊各得其所,参天大树、贴地小草各有自己的空间、风采与功能。就呈现方式而言,人们可以通过通志、通史、百科全书、大辞典、大事记、资料长编等来表达,可以通过小说、散文、诗歌、电影、戏剧、电视剧来描述,也可以通过演讲、短视频、通俗读本来普及,还可以通过这些方式的组合形成新的表达。这本《申活志》,便是“演讲+通俗读本”的产物。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是搜集、整理上海历史资料、研究上海历史的主力军。方志办的学者也是研究、普及上海历史的“轻骑兵”。为了让严肃的方志活泼起来,让不了解上海的人更便于了解上海,让了解上海的人更便于获得通俗性知识,让了解上海的人更热爱上海,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在2023年组织了“上海方志讲师团”,将一部部厚重的地方志成果,转化为一个个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他们开展百余场形式多样的讲座,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何以上海·上海微志”系列丛书是讲师团品牌之一。《申活志》是这套丛书的第一辑。此书从贴近市民生活的“衣食住行”切

《申活志》以各种上海方志为基础,经过作者重新选择、思考与分析,如蜂酿蜜,取精用弘,很多内容融入了作者独特的观察与理解。这些作者都是长期从事方志组织与编撰工作的专业人员,积累丰厚。因此,本书内容凸显时代主题而无空洞说教之嫌,风格严整而不刻板,点评允当而不武断,文字轻快而不浮滑。这是基于志书又不同于志书、某些方面还高于志书的精心佳作。



在读

让我们“在读”中悦读 悦心 悦人

## 如此漫长,如此浓郁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新版随感

◆ 张新颖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二〇〇九年开始在《收获》连载,那一年黄永玉先生八十五岁;一直写到二〇二一年,九十七岁。三部:《朱雀城》《八年》《走读》,二百八十万字。从“他两岁多,坐在窗台上”,写到一九四八年,他在香港九华径。

他用文字召唤来过去的日子,一笔一画地写,在写作中重新过一遍童年、少年、青年,重新走一遍山山水水,用老了的还依然惊奇的眼睛重新看一遍大千世界。他喜欢“全世界”。

他曾经说叔本华从文的《长河》,“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这也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写法,他力图呈现他全部的经验,挑挑选选就显得小气了,狭隘了。

他经历得足够多;记忆得深,而且细;思维活跃,不停在以往和眼前之间穿梭——他要把一切都写下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如此漫长,如此浓郁。 “如此漫长,如此浓郁”是“黄永玉新作展”的标题,“新作”指的是九十岁以后的绘画。这个巡展二〇二五年四月到了上海,开幕活动有一个环节,《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新版(作家出版社,二〇二五年)分享。文学和绘画相得益彰,在画展上谈文学,我说,黄先生喜欢画“大画”,这部书是黄先生文字作品中最大的“大画”。

黄先生的画,大大小小,尺幅多样,各有各的精彩;九十岁以后,临近百岁还作巨幅,大画家里面也极少见;而且越是巨幅,越是细致入微,一丝不苟。作《无愁河的浪荡汉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子》这文字的巨幅长卷,更是黄先生晚年的头等大事,每天用钢笔在稿纸上写小字,写了十几年,到最后也不见懈怠,笔力未曾衰弱,精气神始终充沛。

在文字里重新活一次,说不准比第一次还要认真、深入,还要饱满、酣畅,还要淋漓尽致,还要清楚明白。

黑妮在分享会上说,有时早上起来,听到父亲在房间里唱歌,就知道他写到高兴的地方了。写到难过

的时候呢?写到愤怒的时候呢?写到凶险的时候呢?我们尽可想象。“爱·怜悯·感恩”,黄永玉用这三个词来总结他的人生感受,这部长篇也正是以这样的核心感受贯穿始终。

小说的叙述按照“浪荡”的顺序一步一步推进,有时候,黄先生会进来插话,插说后来不同年代的事情,几句,几段,或者几页,说完赶紧退回去,让那“浪荡汉子”继续他的行程。他说,“我不把我塞在纸上,亮在读者眼前的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当作废话,而只算作向你走来时顺手在田坎上采来送你的几枝野花。”

有几次他进来插话,说的是眼前事,写作这部书的事。最后一次,是九十七岁那年:

亲爱的读者,我病了,病得不轻。左腿摔断成三截,开刀,装一种名叫“钛”的金属管子;又查出心脏上的小盖盖坏了,要装一枚非常现代化的东西来代替,以免血液不按规矩乱流出来……

春节前半个月,倒是画出十几幅牛年的生肖月历。

黑妮说:“写《无愁河》啊!爸爸!”于是,他又接着写在九华径的日子,回到年轻时代的“浪荡”中。

黄永玉先生不止一次感慨,我常常错过一些老人。他写《比我老的老头》,稍稍弥补我们错过这些老头的遗憾。那,我们会错过黄先生吗?